



鳳芹這一家人

夏 曄 著

天津通俗出版社

目 錄

家屬主任·····	(1)
家屬工作組·····	(17)
三 年·····	(31)
小妞子·····	(39)
鳳芹這一家人·····	(50)
幸 福·····	(58)
二鐵和蓬蓬·····	(62)

家 屬 主 任

一、開家屬會

剛過兩點鐘，婦女們就陸陸續續地拖着孩子，携着小板凳集中到大道旁邊的柳蔭底下來。經過“三反”運動，家屬們開會非常懂得遵守時刻，沒到兩點半，人差不多來齊了。

翟大娘顛着兩隻小脚挨近了任鳳：“任同志！今天開的是嘛會？”

任鳳忙從翟大娘手裏接過來小板凳，替她撂在地下，然後親熱地把這愛勞叨的老婆子按在板凳上，笑嘻嘻地說：“大娘！增產節約的會唄！沒聽見你兒子回家來唸叨？咱們家屬也得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啊！”

“那是一定！”翟大娘趕緊插嘴，“任同志！哪次運動咱老婆子也沒落過後，兒子在廠子裏工作忙，咱在家給他洗洗刷刷，侍候他吃的稱心，睡的足實，就得了唄！……”

家屬們噤噤直直地笑着圍坐在一起，孩子們從年輕的媽媽的手臂裏掙脫出去，像小貓小狗一樣繞世界淘氣，大人們又是着急又是喜歡地斥責着，吆喝着。但當任鳳站在人堆當中剛一張嘴，咯噔一下，喧嘩的聲音消逝了，媽媽們悄悄地向孩子擺手示意，大夥兒都聚精會神地聽任鳳講話。

任鳳是女工委員，輔導廠子裏的家屬工作，今天她向家屬們傳達上級工會的指示和要求——在愛國增產節約運動裏跟

職工們一樣，修訂愛國公約，幫助職工把運動搞好。

傳達完了，任鳳急匆匆地去上班，家屬主任王愛真宣佈分開小組討論。這家屬主任是打漿工人孫烈的娘們——一個瘦筋窄骨的小個子女人，長着一張鵝蛋臉，黑慘慘的肉皮子，又黑又長的眼睫毛向上翻翻着，把眼珠子襯托的挺精神。她懷裏抱着一個吃奶的嬰兒，三歲的小胖子大明，總在屁股後頭牽着媽媽的衣裳角跟她跑這跑那。但每次會她都是張張羅羅的佈置，幹工作挺有個慍悍勁。現在她重點地參加到第三小組。

“大娘！嫂子們！咱們討論討論吧！這愛國公約怎麼修訂？”小組長翟大娘不認得字，王愛真代替掌握。她從小褂口袋裏掏出一張紅紙，上頭寫着墨筆字，是一條一條的保證，她磕磕絆絆地給大夥唸了一遍。

“也就是這些個唄！咱們老娘們成天在家裏頭反正是這一套家務事，侍候丈夫上班，帶好孩子、講清潔、講衛生，說來說去，這麼點事。”李娘說着說着，朝翟大娘點點頭，“咱們腦筋這會都開化了，這點子事還用上級結記？不把工人照顧好了，怎麼搞生產哪！”

大夥都說：有理！緊接着她們交流開了經驗——丈夫上夜班回家睡覺如何把孩子帶開，怎麼調開頓給他弄可口的東西吃……。

晚上八點鐘，哄小二子睡了覺，王愛真領着大明到工會彙報，任鳳一邊聽，一邊簡要地記在小本子上，王愛真報告完了，兩隻眼撲閃撲閃地望着任鳳的臉。

任鳳把自來水筆插在制服口袋裏，闔上本子說：“你滿意這個討論嗎？這裏面有個偏向，大夥都光注意到怎麼在家裏搞

一套，在這方面談的很多，但是在團結互助這一條上沒有提什麼呀！”

可不是嗎，任鳳這一提醒，王愛真也想到了這一點，過去任鳳常說：“家屬們團結互助精神差，沒有樹立集體主義的觀念。”今天自個又沒掌握住這一點，唉！多不好意思啊！作工作老也作不好，想不週全。可話又說回來了，誰不懂的團結互助啊！就是動不起來呢。她重新瞅着任鳳的臉，任鳳知道她有些着急，就和藹地說：“這不能着急，是個覺悟問題啊！不過咱們作領導工作的得想法子帶動。”

二、大夥都安慰老王

太陽像隻大紅綉球，滾落在水池子的那邊，把池水渲染成鮮艷的橙黃色，微風掀起的細小波紋，賽新鮮鯉魚的紅色鱗片。工屬宿舍的屋頂上盤旋着柴鍋的炊煙，王愛真迅速地把屋前的地面上灑好了水，從屋子裏搬出來小炕桌，把燉好的豬肉豆角用紗罩在炕桌上扣好，然後坐在小板凳上給她的小二子餵奶。

她心裏很高興，一會丈夫就要下班了，在飯桌上大明會磨着爸爸給他講一段最好聽的故事，小二子也一定咿咿呀呀地要爸爸抱一抱，她呢，也要聽聽工廠裏展開轟轟烈烈的競賽情況；而丈夫呢，會照例地皺着眉頭，但是內心充滿了喜悅地滿足孩子們的要求，同時也滿足妻子的要求。因此，他們這個小家庭聚餐的內容總是格外的豐富而有趣。而這個時刻也是他們全家最珍貴的時刻。

她愉快地仰着腦袋看着前面的人行道——提着飯盒子

的，三一羣兩一夥的工人們高聲談笑着朝這邊走來，王愛真不錯眼珠地往前盯着。

她和她的丈夫都是工人的兒女，過去，因為日子窮，王愛真十六歲上就嫁給了孫烈。解放後，跟着飛躍的時代，他們的生活變好了，孫烈在工作中迅速地進步着，他很快地參加了青年團，後來並入了黨，上業餘學校學文化，已經達到六年級的程度。憑哪一樣，他的年輕的妻子都會很自然地奉他為老師，雖然，在衆人面前，她顯得那麼剛強、自信。

“他怎麼還不回來呢？”她暗暗地唸叨着，空氣是和諧、愉快，這些熟識的人們走過跟前來都向她微笑地打着招呼，逗着笑話：“瞧，老孫家的照顧爺們真地道，做的啥好菜，噴鼻香啊！”

“家屬主任嘛，處處起帶頭……。”

人們哈哈地笑起來，揚長地走着，胸襟顯得那麼寬廣舒展，盛夏的晚風陣陣吹來，一切都是美好的。

驀地，第五幢房子的第三個門像射箭一樣從裏面蹦出來一個小女孩，她尖銳的叫聲劃破了寧靜的空氣。登時附近各屋子都跑出來人，大夥把女孩包圍起來，緊接着噁噁喳喳地簇擁着一塊擠到女孩子的家裏去。

“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那不是妞子嗎？”王愛真趕緊抱起孩子，來不及結鈕扣，撒腿就朝那邊跑。

剛到門口，一個剛由班上回來的工人慌裏慌張地撞出來，王愛真急忙截住問：“嘛事？”

“老王老婆犯病了，很危險，我去找大夫。”這人跨上門口的自行車如飛地駛走了。

據大夫診斷，病人是惡性神經衰弱症，臨時症狀是痙攣、暈眩，不省人事，連打三針才漸漸恢復知覺。這時，老王也回來了，他是造紙車間工人，一進門就傻了眼，兩個孩子——妞子和春春——嚇的直哭，老王看看喘氣的老婆不由得唉聲嘆氣，他明白老婆這個病不能犯，一犯就不是三天兩天能治好的，這個家可怎麼辦哪？廠子裏競賽正在火熱的勁頭上，自己是小組長，可不能因為家裏的事分心呀……。

屋子裏擠着不下二三十口子人，大夥你一言我一語地安慰老王：

“老王！別着急。誰也不能瞧着啊！”

“你們爺三個上咱家吃飯去。”

“……”

翟大娘顛巍巍地給病人端來一碗熱騰騰的米湯。

老王苦笑了，他明白誰也不能下長功夫總照管別人，因為誰家都有誰家的一大攤子家務事啊。

三、不能耽誤老王上班

老王家從一號犯的病，一直到三號，屋子裏總是川流不息的有人來往，家屬們真够義氣，搶着上醫務所請大夫，搶着送現成的飯給老王家孩子大人吃，老王感激的別提，一個勁地說：“太過意不去嘍！”但是第四天頭上，來的人少了，即便來了，一會就走，沒有什麼實際的幫助。

這天，打點好了飯，王愛真娘兒三個抽空子上老王家來，老王正笨手笨腳地在那升爐子，汗往下直流，看見王愛真，他笑了，說：“孫嬌子，瞧我這二把刀。”

王愛真忙問：“你幾點班？”

“八點班，我打算作完飯睡一會再去上班。”

“得！你甭管啦！這就睡覺去，作飯的事交給我。”王愛真說着伸手抄起鏟子來添煤球，見老王直瞅她左手抱着的小二子，就笑着說：“這孩子乖，搭到炕上玩大半天呢，你放心，睡覺去吧。”

老王是個樸實人，拙嘴笨腮的，越在節骨眼上越說不出什麼，只是滿懷不安地搓着手嘻嘻地笑，待一會才說：“真個的，你太受累了……。”

王愛真不等他說完，就伸手推他說：“走！走！歇你的去。”

老王走後，王愛真進屋把小二子攔在炕上，給他圍好枕頭，病人正在炕的左頭哼，妞子——這八歲的孩子，和麵把兩隻手粘住了，拔不出來，眼淚劈拉扒拉地掉在麵盆裏。王愛真又是心疼又是要笑，她過去拿乾麵給妞子把手搓出來，笑着說：“傻丫頭！麵和的太稀啦。”

這小個子女人心裏真有路數，她叫六歲的春春領大明回家跟孫烈一塊吃飯，叫妞子舀水洗菜，自己和麵烙餅，沒有半點鐘的功夫，桌子擦的倍亮，菜飯都端上來啦。小二子哭了，病人沒力少氣地哼着說：“孫孀！看孩子吧！”

王愛真吩咐妞子看孩子，她取過洗衣服盆來，把炕裏頭堆着的十幾件發着霉味的髒衣服泡在盆裏，撲吃撲吃地搓起來。

“孫孀回家吧！他伯伯要回來了！”老王家的又是感激又是不安地流着眼淚。“唉！咋好？大夥淨爲我受累。……”

“她們呢？怎麼都不來了？”王愛真甩着兩隻濕手，挺直了腰問。

“喂！誰家沒個事呀！成年指望別人幫忙算那一站呀！大夥够受累了……。”

王愛真不吭聲，洗完了衣服，一件件晾在院子裏鐵絲繩上，盛碗稀飯遞給老王家的說：“你先吃着，我去一會再來。”

隔兩個門是霍大娘的家，王愛真蹣手蹣腳地掀開簾子進去，霍大娘正守着一隻大碗慢條斯理地剝果仁皮，王愛真冷丁進來吓她一機靈，笑罵着：“這小鬼頭！哪冒出來的！”

王愛真笑了，爬在桌沿上說：“大娘！你這是幹嘛？”

“給兒子熬的排骨湯，擱點果仁有養分，叫他吃了多生產。”霍大娘把一個又白又肥的果仁放在嘴裏驕傲地嚼着，“剛給他吃的炸蝦仁，他舅從河邊上撈來的。”

“老王家可够受的，沒你們這麼舒坦，扭子和麵拔不出手來，你這小組長知道嗎？”王愛真嗎搭着眼皮說。

“哈！你這是質問大娘來啦！咱沒少幫忙啊！”霍大娘把果仁碗往桌子裏邊推了推，順手拿手巾擦把手，繃着臉說：“你問問稀飯饅頭前兩天少往他屋端啦沒有？可嘛事也得有結有了，大夫說老王娘們至少得躺在炕上紋絲不動養三個月，你看我事兒也不少，能老照顧她？我照顧她，可誰照顧我呀？”

“你不會發動大夥都幫他家？誰叫是你這組的事兒呀？”

“發動誰？”霍大娘癟着嘴冷笑，“誰家也有三孩子倆崽子，我發動誰？誰也願意幫忙，可就是長了不行，沒那份力量。”

“你們都沒功夫？我可是去了。不能眼睜睜看着老王叫娘們病給纏住。”王愛真堅定地說，“剛才我給他家作飯洗衣裳沒費多大勁。”

“一天兩天誰也能幹，你幹長了試試，累不垮算我滿嘴噴

糞。”

“照你這麼說，叫老王累垮了就甭生產了，那咱還搞的嘛家屬工作呀！”王愛真有些生氣了。

“誰叫他娘們鬧病呢？”霍大娘緊頂着說，“好話成了驢肝肺，我不說成啦吧！”

他們倆弄了個半翻臉。

四、不能輸給她

王愛真給妞子拿來一隻蒼蠅拍，叫她姐倆逮蒼蠅，上級把清潔衛生工作作為全廠八月份的中心任務之一，家裏有病人更得注意清潔啦，王愛真除去天天給老王家做飯洗衣裳，還把屋子拾掇的利利索索，不用老王操一點心。

給老王家幹活，王愛真沒跟任何人提，她真生霍大娘的氣，她特意不跟別人談，她想賭這口氣，證明這件事不是絕對辦不到的。

在這些日子裏，時常有人來瞅老王家的病。有一天晌午，王愛真這裏剛給老王家的煮出來一碗掛麵窩白果，張大嫂子也送來一碗小葉麵片，上面還飛着雞蛋花。

“啊呀！這點心做重了。”王愛真失聲的說。

“孩子她爸上四點的班，要墊補點嘛吃的走。我特意多作了點給他大娘嚐嚐。”張大嫂子既送了來，就恨不能病人吃她的。

王愛真一想，不能辜負了張大嫂這番盛意，就趕緊把張大嫂子這碗麵片遞給老王家的，張大嫂子親眼看着老王家的吃了，這才滿意地拿着碗回去。

王愛真特別替老王家的謝了又謝，心裏覺得看人家張大嫂子孩子瓜子的一大幫，還結記着病人。那老婆子就侍候一個壯小伙子，生強調困難。因此，就越把霍大娘看不上眼。

真叫人着急，小二子忽然發起燒來，哇啦哇啦地直哭直鬧，不睡晌覺，不吃咯咯，抱到醫務所找大夫取藥，一折騰，大半天的功夫過去了，兩家七八口子的飯咋做呀？回家的路上心裏直打算盤，找霍大娘去？不甘心輸這口氣，可怎麼辦呢？這個倔強的女人心像火燎的一樣，急起來，憤憤地搥小二子一下：“倒霉孩子！早不病，晚不病，單單這會病。”病孩子很敏感，媽媽的斥責使他滿心委屈地大聲嚎起來，年輕的媽媽突然記起前些天衛生所的同志講的話：“孩子是新中國的寶貝，要好好保育他們呀！”立刻覺得自己這粗魯的動作不應該加在孩子身上，趕忙輕輕用手拍打着孩子的脊背，柔聲說：“乖乖！不哭！媽不罵你啦！”眼圈却紅起來。

回到家，好容易把孩子拍着了，急忙到老王家舀米，叫妞子洗好菜送過來，她把兩家的飯在一塊做好，然後分開給送過去。

將就湊合了一頓飯。第二天，小二子還沒好，大明又病了。可真叫人有點兜不住，兩個孩子丟在炕上愁眉苦臉地拉長聲喊：“媽媽！媽媽！”媽媽忙的走出走進，腳丫子不沾地，孫烈一進屋就急了。蹙起眉頭子：“這是怎麼了？孩子病了還滿世界跑！”

“媽媽給王娘做飯去了！”大明喊，“媽還給妞子洗衣裳。”

孫烈一聽就不言語了，等王愛真又跑回來，他望着這好心腸的女人笑起來：“不是很多人嗎？咱們兩個孩子都病了，叫

別人換換班也好，那有這麼做工作的，真成了辛辛苦苦的事務主義！”

“人家都說沒功夫嘛，偶而去一趟，像做客似的頂的了啥事？我再不去，把老王家晾了台，病人、孩子、上班的張着嘴喝西北風啊！”王愛真坐在炕沿上抱起小二子來喂奶，她眼睛直視着前面說：“我一定克服困難，怎麼也不能叫老王在競賽當中耽誤了生產。”

“你的工作方法不對頭，得組織羣衆的力量啊！一個人幹什麼也成不了功。”孫烈給妻子建議，他伏下身去，拿前額試試大明的太陽穴，“爸去開會，回頭給你捎蘋果來。”急忙走了。

“組織羣衆的力量”！這句話對於王愛真不光不生疏，而且她還時常跟大夥提起過，爲了幫助老王家，她不是還勸霍大娘發動大夥嗎？但是當發動羣衆碰到困難的時候，就懶得動腦筋，就覺得不如悶着腦瓜子自己多幹點活更爽神，她，王愛真就是這麼作的工作。

可眼下怎麼辦呢？她咬着牙想：“不是孩子病了，我還能堅持。”找霍大娘一塊想辦法？老婆子該說啦：“瞧！是不是！應驗了我的話了吧，累不起啦吧！”不！不能輸給她。最後她想到去找任鳳，“任同志會給我想法子。”想起任鳳，她身上好像長出來新的力量，馬上把妞子叫過來到合作社買蘋果叫她哄着孩子玩，王愛真一溜煙跑到工會找任鳳去了。

在工會沒找着任鳳，王愛真急的往成品車間打電話：“喂！我是王愛真啊！我在工作上遇到困難啦！幫我們解決一下吧！”她提高嗓門嚷，“來吧！這就來吧！”

儘管王愛真怎麼着急，那邊却安詳地笑着說：“晚上去，我早就想看看你們去了。”

五、任鳳同志

晚上，孩子們都睡覺了，任鳳和王愛真面對面地坐在院子裏談工作。

王愛真詳細地把手家屬們幫老王家不能持久的情况告訴任鳳，“任同志！正像你說的團結互助精神太差呀！人們只知道自個的事，別的工人有什麼困難並不會引起大夥的重視。霍大娘這小組長就是個很好的典型。”王愛真現在非常會用“典型”這兩個字，她拿芭蕉扇不住地給任鳳轟蚊子，一個螢火蟲倏地從她的頭上飛過去，“大明的爸說我工作方法不對頭，你幫我檢查檢查，找找原因。”

“孫烈怎麼說的？”任鳳試探着問。

“他說我應該組織羣衆的力量，一個人怎麼也成不了功。”

“這就是了，老孫看的很正確麼。我以為霍大娘說的也有幾分道理。一個人幹兩家子的活，堅持到老王家的病好了，不是好辦法。這就等於生產上光強調增加勞動強度啊！”

怎麼？任鳳贊成霍大娘的說法？這是王愛真絕對不能忍受的，霍大娘慢條斯理地剝果仁皮和妞子兩隻手在麵盆裏拔不出來的影子同時掠過她的腦子，她搞不通，爲了明確自己的認識，她又詳細地把霍大娘的談話告訴任鳳，“小組長都這樣，咱們家屬工作甬搞了。”王愛真說着說着急得掉下眼淚來，把腦袋低低地垂到胸前。

任鳳微微地笑了，她拉拉板凳，靠近王愛真，用手輕輕撫

摸着她的頭髮說：“這是覺悟問題啊！尤其是搞家屬工作，性急了不成。霍大娘在一般歲數大的家屬裏還是比較積極的。”她略停一停，偏着頭瞅着王愛真的臉說：“我相信如果在開始的時候，趁大夥的熱乎勁，把她們組織起來，你不會爲這麼大的難，工作也許作的更好些，你忘了這句話了嗎？‘羣衆的力量是大的’，更何況現在大夥都有個起碼的認識，都知道幫助工人搞生產是光榮的事。”

王愛真的心情漸漸平靜了，她同意了任鳳同志的說法，也暗自承認了自己工作上存在的缺點，當大夥川流不息地上老王家慰問的時候，幫助霍大娘把大夥組織起來，給他們明確分工，不是很好嗎？羣衆不是像自己估計的那樣落後，她們很願意幫助別人，原因是自己組織能力太差，沒有使她們很好地發揮這種精神啊！她不吱聲了，心裏頭暗暗服氣任鳳同志：“怎麼她一分析，我就心眼裏透靈了呢？”緊接着她抬起頭來說：“我真是工作方法不對頭，但是這會子又怎麼辦呢？……”

“爲了工作，去找小組長霍大娘。”任鳳故意把“霍大娘”三個字說得響亮一些，“霍大娘說的很明白：‘誰也願意幫助，就是長了不行。’具體分工，不就解決這問題啦？”

一聽找霍大娘，王愛真心裏怪不是味，“她該揭我的短啦！”這句話剛到嗓子眼又嚥回去了，因爲她肚子裏已經給自己預備了答案：“你這個婦女怎麼這樣狹隘呀？這樣搞的好工作？”想到這，立刻爽快地答應：“好！明天我就找她去。”

六、發揮了集體的力量

清早一睜眼，王愛真就找的霍大娘家去了，這老婆子正蹲

在園子裏拿碗刀碗豆角架底下的地蠶，菜葉上的露珠灑了她一脊樑。

“大娘……你起這麼早！”王愛真湊過去跟霍大娘並排蹲在一起，幫她捉架上的膩蟲，她跟她閒啦呱，她問她豆角够吃的不？棒子長那麼大個，煮吃過沒有。

一提到這個，霍大娘發開了牢騷，“咱是熱心腸的人，知道老王家孩子吃不週到，那次煮好的棒子不叫過她們來給幾個呀。當初老王家的鬧病，也沒少照顧，可丁點好兒沒落，咱想開了，爲人民服務嘛，沒啥說的。”

有好幾天，王愛真看見姪子跟春春捧着剛出鍋的好大的棒子啃，她總以爲是老王給錢買的，霍大娘這一說，整對上碴兒了。王愛真想起自己對霍大娘的看法，以及對她的批評，向上級的反映，心裏一陣難受，臉騰地紅了。她揪住霍大娘的手說：“大娘！你爲什麼老也不上他家去呀？”

“有家屬主任就什麼都辦了，咱這落後的小組長去了頂啥呀！”霍大娘酸不溜溜地說。

敢情大娘對自己是這麼一個看法呀！怪不的咯噔不上老王家去了呢。“人家對我的工作有意見，是我打擊了大娘的積極性，我還傻不幾幾地埋怨人家落後嗎？”想到這，王愛真恨不能當着大娘的面把自己狠狠地揍一氣。怎麼辦呢？給自己扣頓帽子嗎？就算是扣頓帽子，大娘也不會饒恕自己吧。這個工作可怎麼作好呢？她愣了半天神，滿臉稚氣地望着大娘的臉說：“大娘！我說什麼才好呢。我真想掏出心來叫你瞧瞧。說實話，錯兒都在我的身上。我老誤會你不願意幫助別人，其實你的心腸比誰都熱火……。”王愛真又悔又恨，眼睫毛濕乎乎地

差點掉下淚來。

一看王愛真的態度這麼誠懇，霍大娘樂的一肚子“意見”都烟消雲散。她溫柔地給王愛真往起撩了撩掉在額上的一縷頭髮，像是發表經驗似的說：“傻孩子！這是你認了錯了，我才敢跟你充充老一輩兒。你大娘倒底比你多吃了幾斤鹹鹽，幹事兒絕不像你們年輕孩子毛手毛腳地。要想把一件事辦的有頭有腦，就得大家夥和和氣氣，商商量量，‘大家捧柴火焰高。’話又說回來了，我也不對，不應該跟你們年輕人窒氣。……得！過去的碴兒揭過去吧。咱研究研究以後咋着辦。”

緊接着，她們倆商量待會開小組會怎麼分工的問題。

當天下午，就由霍大娘主持召集第三組的家屬們開小組會，專討論給老王家幫忙的問題。

“我也不是不想幫助別人。你們問他孫嬌，抓工夫我也過去幫幫忙。就是分不開身要命。”張大嫂子誠懇地說。

緊接着王欣媳婦也說話了：“我也是一樣，小栓他爺跟他爸，他叔爺三個上班，一天光飯就伺候好幾起，還要弄孩子……。”

“…………。”

等大夥意見發表的差不多了，霍大娘這才說話：“咱們大夥都有困難，還是那句話，誰都有一大攤子家務事，那能下長工夫幫助別人呢？可是幫助老王家又是咱家屬的分內事，咱們還得在困難面前想辦法。……”

“大娘這話有理，事兒還是得做。我去，我願意跟他孫嬌學——克服困難。”這是張大嫂子挺乾脆的聲音。

“咱們再想個更週全的法兒，一定得發揮大夥的積極性。”

王愛真說。

翟大娘沉不住氣了，她緊接着說：“我說個法兒吧，大夥看看成不。不成再想別的主意。咱這組不是九個人嗎？看每一個人的忙閒，合理的分分工。就像我吧，就伺候我那個小子，家裏頭不太忙，就多值幾次班。他張大嫂事兒多，就少輪兩回。王欣媳婦實在抽不開身，咱也別‘非此不可’。反正把老王家照顧到她自個能下地幹活了，算完成任務。你們說怎麼樣？”

翟大娘這一說，大夥齊口讚揚。都說：還是大娘智謀多，這樣作公平合理，叫人心服口服。

具體分工的時候，王欣媳婦也非要輪兩回，她說：“我天忙也不能光叫大夥受累。”

這一分工，人們都高興的了不得，說：“這多好，叫他們別組也學學咱們的團結互助。”

還有的說：“早要這麼着，不省了他孫嬌受那大的累。”

“受累倒不碍事。”倔強的個性使王愛真怎麼也不肯接受“怕受累”這三個字，“倒是今天我才明白了這個道理——大夥事大夥辦，別一手包攬。”

從第二天起，大夥實行了新工作法，像比賽似的給老王家張羅的比自個家裏還週到，飯弄的有乾的有稀的，菜直調換樣兒，還天天給妞子春春弄一大盆水叫她們洗澡。翟大娘從自己閨子裏掐了一大把什麼茉莉花呀！美人蕉呀的在老王家的床前頭插了滿滿這麼一大瓶子，逢人就說：“病人得拿花兒草兒的安慰着點，這麼着，她心裏頭舒展，就好的快。”

老王從他老婆鬧病一直到今天，沒歇過一天班，還幹的特別帶勁。這天廣播台播送老王在紙車上找着了兩個竅門，不